



三十一
目録

服部文庫
117
86
6



117
86
6

銀那代醉編卷之十五



姑蘇張鼎思察父父輯
暨陽陳性學所卷父校

母服

古者父在為母期武后始令同父三年開元五年盧履
冰以為非是田再思曰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
先帝之旨閔人子之情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履冰謂
武后陰儲篡謀升齊抗斬乘陵唐家今不正其失恐後
世復有婦奪夫之敗元行冲亦謂孝莫大于嚴父故父
在為母免官齊而期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竟

喪期年論

舜周孔所同帝弗報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二十
年又詔為母加服齊衰三年及頌開元禮遂依行焉唐會
要然其後德宗有后之喪太子及舒王將行三年之制
柳冕請依魏晉故事穆質言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
十日之服則太輕惟行古期年為得禮之中而德宗不
以質為然唐書又李晟二子原怱居母喪大祥而除官
晟奏二子終禫而後朝請唐會然則此制唐時亦未通
行也宋寶元中王恪言父母相繼亡歿乞通持五十四
月服仁宗許之宋會熙寧七年命官叅酌舊例定為新
式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三年亦不朱子語錄

曰儀禮父在為母服期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元
吳澄服制考詳序云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
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古人所勉者實後世所加者文
也我朝洪武七年勅禮官定議有引子游問孔子魯昭
公之服為對 聖祖曰喪禮久出天王昭公諸侯也問
孔子欲更其禮孔子不教人不忠故不言期之非及宰
予閑居之論孔子却言其不仁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
情乃斷自聖衷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
衰三年而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蓋至我 聖
祖而後人子之心始無憾矣彼謂隆其實而殺其文不

知苟無其文實終無以自表且古所謂不肖者企而及使之何所據而企也胡翰讀喪禮云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為是說耳古者為師心喪三年師本無服故子貢以義起之苟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齊裳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為心喪所謂服者以表衷也斯亦偽而已矣此言可破心喪之說

婦為舅姑

子夏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縑謂其尚在喪制因亦同夫之喪紀三年貞元中因倉曹叅軍蕭據狀下禮院詳定博士李荅議開元禮婦為舅姑女子適人為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喪服傳曰女子適人為父母何以期也婦人不二斬也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李涪曰舅姑之服當以荅言為正吳澄曰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王栎曰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析而為二故舅姑父母皆為期喪宋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奏三年之內凡筵尚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哀樂

不同齊衰三年於義為稱詔從之遂為定制太宗孝明
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

王博文

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改適韓氏及後博文在朝謂子
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為父後者不
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
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為非禮博文傳郭積事
在王博文前當時下有司議當著為令不知博文何為
又有此請而知禮院者亦不議及也恩封之舉事出於
上以作勸爾非人子所得私也出母得以恩封謂子無

絕母禮何居乃若以喪而祭時議固有非之者矣朱子
答何叔京書謂出母有服為是儀禮却說為文後者則
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子上若是子思嫡長
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此說則可疑又答林擇之
書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汗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之
者誤

張永德

詒謀錄士大夫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其所親生而視
之愬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嘗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
之右出母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劉氏存日

馬氏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
歎封莒國太夫人此可謂人子事出母之法或問朱子
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
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
使命往來遺問否朱子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
是都做不得

郭積

宋郭積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積解官服喪知
禮院宋祁言積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
奏聽解官中心喪心喪蓋始於積胡明仲之賢不在積
下以為人後而不為其所生母服秦檜啖言者論其不
孝明仲以此得罪是雖檜惡其不附已之私恨然君子
自處禮在可得為者不可不過於厚以取議也

嫂服

記云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吳澄曰喪有以恩
服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以義服者婦為舅姑之類是
也以名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
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
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唐魏鄭公等
議云或有長年之嫂育童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

分饑共寒契濶借老其在生也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善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嘉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至感馬援見而必冠孔伋哭之為位嫂叔之服請從小功後世嫂叔之服始于徵等之議

袁昂

劉宋時袁昂幼孤為從兄彖所養彖卒乃制菴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昔馬援與從弟毅同居毅嘗援為心服二年由也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今欲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按韓退之嫂鄭喪服菴以報見其所自為文宋丁寶臣喪其兄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初唐鼎之死所養孤甥為持三年服方遜志集載之亦情之不能自已者也宋何叔度姨適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設祭奠食躬自臨視以此為常三年服竟叔度蓋為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渭陽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李昉王曾

宋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叔母謝氏是臣本生父

母臣不報問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
榮太宗嘉之遂從其請真宗天禧初詔文武陞朝官父
不在為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仁宗朝王曾為
叅知政事改葬叔父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
育之詔准贈官宗元贈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我朝本生父母有移封若叔父母則未聞也

歐陽脩

歐陽脩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
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為美談不知
又有先於脩者仁宗朝王沂公是也

朋友服

朋友有服始于大戴德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

同僚服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
然同僚有相交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
者號叔閑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僚此以文武
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張耒

宋張耒在穎聞蘇軾訃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耒貶
房州別駕安置於黃朱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

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幹持心
喪三年宋史本傳

石宣程賀李庭芝

前輩感人知遇為之服者若東漢士於舉主往往有之

北魏補陰縣令黃宣亡貧無期親縣人石宣以家財殯

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經歛附

苗建孫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唐程賀為崔

亞持練三年賀事見孫光憲瑣言宋李庭芝舉進士第辟荆帥孟

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庭芝扶其柩葬之興國

棄官為珙行三年喪

荀訾

風俗通曰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

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荀訾通儒於義足責或

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

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宣度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明制杖應劭曰孔

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如父而無服今人乃為制

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凡今杖者

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而不歸來凡

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王儉

齊褚彥回進位司徒彥回寢疾表遜位改授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為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既解職而未

授府

應服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吊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朱子語錄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夫間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自好如此類是也近世蓋無聞矣

田况

宋田况傳况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邊事見上泣請終制仁宗許之史稱帥臣得終制自况始則况以前武官之不解任可知金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韓汝玉奏請持服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歐陽永叔見各不同於是竟為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為如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為無官者將何以處之

武陵威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嘗自悲感遊學京師還於
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
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
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
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應劭曰
何有道諸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
此之事豈不似是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
事正母之號耳愚謂哀其無歸非威本意其意以寄已
思親之念耳此即門人欲事有若之意也似則似矣豈
真吾母哉牽於情而不能斷之以義故君子有不取焉
情不能忘爲丁蘭可也

舐目

我吳楓橋里人丁氏母雙瞽丁每朝盥漱訖即舐母之
目俄而在目明未幾右目亦明此事載輟耕錄又江南
孝子錄彭李者世爲義門陳氏傭喪明已久有子一人
嘗聞陳氏子弟言舜爲父瞽瞍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
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明朗誠孝之心無感不通理固有然
者獨所謂舜舐瞍目而致明未見經傳不知陳氏子弟
何從得之歟抑或爲此言以歆彭氏之子歟

身代母身

崔渾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遍身毋安朝野

蕭綜

梁武帝第二子綜封豫章王初母吳淑媛在齊東昏侯宮及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及綜年十四常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非一問母母問夢中形狀類東昏因密報之勿泄綜遂於別室祠齋廟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秘發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驗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潛殺之既瘞發其骨又試之君子曰哀哉綜乎志足悲

矣載書

王少玄

唐王少玄父死兵道腹生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玄鑿膚闔旬而獲本傳

李勗

李遵勗本名勗崇矩之孫繼昌之子真宗朝尚長公主御筆增為遵勗升為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此為例實亂人倫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詔述英宗治命應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升同父行蓋英宗久欲釐正以病未

果出命故神宗以遺命行可謂善述人之事矣

防年

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帝從之議者稱善

漢武故事

報父讐

楊萬頃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瑄瑒為父復讐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刑案太宗雍熙三年京兆府鄠縣民甄婆兒報母讐殺人詔決杖遣之王抃曰惜乎瑄瑒之不遇明主也而遇林甫也按禮經父之讐不共戴天然殺之而是者又有令勿讐之文則將安從乎余謂殺之而非不共戴天不待言矣殺之而是人子之心豈能遂愆然哉律有擅殺之條訟之於官可也擅殺者抵罪雖不如手刃之快而恨亦申矣

管秋陽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

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
陽受先生遺體食伴無嫌也荀氏中難曰秋陽貪生殺
生豈不罪耶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
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
犬齧一狸狸齧一鸚鵡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
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五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
而况遭窮者乎竊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聖人之言人
人共曉簡策中乃有文舉此等議論舛謬何為至此方
之管寧不肯棄附車之人逕庭遠矣

向雄

向雄經事鍾會自誅後雄收殮營壑晉文王召雄責之
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作逆
又輒收壑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對曰昔先王掩骼埋
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
備雄感義收壑教亦無闕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
時殿下讐枯骨以為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柳仲
郢先為牛奇章辟客衛公知其無私奏為京尹仲郢謝
曰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
領鹽鐵特取衛公元子從質為推官知蘓州院令以祿
利贍南宅時令狐絢為宰相不悅仲郢與絢書曰任安

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
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即
與從質正官夫二賢之言理既順正辭亦暢達能使怒
者忘怨且厚誼高致自能感悟世人彼雖有恩好倘遇
嫌忌遠自遜避背德忘友亦所不惜用情厚薄豈不逕
庭存此二事以敦世風

鷄林子

郭亮

李固誅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
鉞右秉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報

固傳

裘承詢

祥符中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詔表其
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余嘗至
其村聽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
長有事取決則坐於聽事有竹箒亦世相授族長欲撻
有罪者則用之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
也余嘗思之裘氏力農無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
不散苟有驟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况貴
賤殊途炎涼異趣父兄雖守之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
為不義矣裘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為大族勝
於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豈不甚厚乎

貽謀錄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斃衣繼縷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徨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往迎其女此出於風俗通因知祭享誠不可妄古云神不歆非類信矣

鄭軍

都督山公雲鎮廣西時有一老隸鄭軍者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貧矧廣西質尚貨利我亦可貪否年曰公初到如一新絮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泚也公又曰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柰何年曰居官贖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而畏蠻子耶公笑納之在鎮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因不由軍而軍亦可尚云

畫錦 緝

御史臺吏

御史臺有閹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優劣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之此語誼於縉紳凡為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

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閣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召問
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
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造食指揮數四庖人去復丁寧
之大凡役使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
何事喋喋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
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
范大笑鵙林子曰此言似覺知大體者嘗見達官分置
下人語多不詳及其失誤加責亦已後時昔張茂先問
孔明言教何碎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
溫厚與凡人語宜碎茂先大善其對此真得君子之心
若直挺者所謂下人強作解事者○余謂處分國家事
不得不詳若治酒延客其事甚易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尊俎代之主人何事喋喋閣吏之直挺非過也

黃承事

尚書張詠守成都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
事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揖尚書坐承事下夢覺莫知
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云有命召之
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所見者問平生有何陰
德真君禮遇如此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時隨
意出錢收糶米糴候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

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尚書嘆曰此宜居吾之上也使兩
吏掖之而拜世傳紫府真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尚書
黃承事皆在籍中而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絕
非賑濟陰德之大者所致然耶承事名兼濟

陰德

一士子赴省試甚愜意待榜因遊僧寺廊廡有鬻相者
遂扣之相者曰公骨相寒苦縱才高班馬文過韓柳亦
不能成名士子不信揭榜果黜再往問終身何如相者
曰以公骨相豈敢相許莫若種大陰德可以挽回造化
士子歸途自語我居窮何以種陰德徐而思之我平日
常假館每見為師席者多誤人家子弟從今只留心教
導以此種德後三年復預計偕赴省復愜意尋寺中相
者尚在一揖問相者曰公丰神照人定應榮達揭榜果
然士子往謝之曰何向者拒我之峻今許我之確耶相
者曰某不記公風采士子歷述前事相者曰公形骨俱
換矣留心教人非陰德而何宜造物之默相也東谷所見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
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
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
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寔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

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在乎常义而已

唐夔州推官楊旬積累陰隲其子將入試夢一神曰汝積陰德將汝子名改作楊椿納卷吾當助汝子果得第次年赴省試椿夢一神曰今年題乃行王道而王及試果然亦得第及殿試再夢神曰汝名在第五甲吾換作第一卷後唱名果魁天下及夔使君詢旬陰德旬乃出三囊示之第一囊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囊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囊有萬數小錢乃旬詳讞罪囚有從死罪正為流罪者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而决放者即投一小錢又每效周筮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故獲斯報

陰罰

唐李登者年十八歲為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幾五十不第一日齋沐詣葉靜法師乞入冥為勘當此生如何法師上章梓潼祠伏謁見梓潼命吏示籍曰李登初生時賜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三十二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不諧而繫其父張燈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而奪之至形於訟以此又展十

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郎中淫一良人婦
鄭氏而成其夫白元之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
歲得舉後盜鄰居王驥家室女慶娘為惡不悛已削去
籍矣終身不第法師辭退以是語登登無以對一夕愧
恨而死

水中岸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門前溝忽起
為岸其夕有通名自稱徐伯玄感君之惠仲堪因問門
前之岸何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
而沒後果為荊州刺史本傳

不娶

曾子出妻不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
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
得免於非乎漢王吉子駿為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
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卒知故勸
其再娶曰每念曾參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

李約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
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
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

殮商胡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

崔樞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殮脫歿君能終始之乎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柰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於樞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番婦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乃於毫來追捕崔曰儻寔安不為盜發珠必無他遂開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為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還妾

王安石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綱運失舟家貲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為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書室中公略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

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

嫁婢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許令為婚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堂前熟視窺處惻然淚下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導我戲劇歲久而穴處未改鍾離君驚問其故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為婢鍾離君呼牙僧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簾籠先求婿嫁之更一年別為吾女營辦許答書曰蘧伯玉取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李丞相有二僕連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將十歲有美姿自繫一券于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為結襦務在明潔夫人如所教及笄擇一婿具奩歸之女範堅白其父後歸京師感公刻骨丞相病夫婦割股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沈詹事持妾坐車里雨論復殿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携與俱行

時人以比張氏公。潘方冲公獻詩有鐵石心腸
延壽藥不風流處也風流之自公。蘇公。
鄭景望記聞云垂崖帥蜀時給麻濯綉縫二人垂崖悅
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諫小人小人遂止
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
蓋未常有犯也趙清獻公帥蜀日有妓名杏花喜之戲
謂之曰頭上杏花真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
趙益感夜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
為我呼來去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
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
分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常往郭持正言張帥蜀時新
有變帥守多不携家官擇良家處子十人執浣濯組紉
之役張始不用既恐不便於後政遂留之執事二年將
滿悉嫁之則處子也毛義夫云趙帥蜀時聞某妓悅之
然已不敢親近置之它所有宴集則呼之一日酒罷留
之外舍公先入宅曰俟來呼則入清獻既留此女入而
濯足且將復出時天大寒熾炭命老兵持盆出忽舉盆
澆炭上煙火起積滿室公悟乃遣女去

秦君昭

輟耕錄載維公。昭公。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

錢既而昇一硯一小學至一拜春因指之曰某部主
事某人所買也幸言其統所達秦弗諾鄧懇之再三
勉從之迤邐至臨清天寒晷夜多蝟於之帳中同寢直
抵都下定館往見主事主事以小事取歸踰三日謁謝
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簡附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
下果能不孤鄧公付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
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于
懷至曉不為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
執燭至明不二志千古以為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相
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此
可謂厚德君子矣後以秦子孫咸至顯官○竊謂下惠之
女夜無所適叔子之女雨無所投不得已而留之如其
可已則二君亦且為魯男子矣秦君於主事非有相知
之素鄧友之命峻拒之可耳雖能為柳為顏然非常道
也

劉夔陳睦

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
山樓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入
夔抱大罪柰何興妄念於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
雖物無敢殺而况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

入某死罪州如之變弗察也其罪實等變於是悵然悔
咎不可及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妻夏沉
香者斫木井旁其嫡子墜井妻訟于州謂沉香者擠之
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
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身
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
無授聞廟師邢頗從仙人遊乃密叩以未來事邢拒弗
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晝永編

生誌

晉陶淵明自作輓詞祭文唐白樂天辛秘李栖筠王績
嚴挺之柳子華衛大經李行之皆自撰墓誌顏魯公在
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朱翌曰生前作誌謂
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顏魯公可也我朝楊
文貞生前有少師楊公傳王直作又有東里先生小傳
陳賞作又有東里楊公小傳梁蔡作成化末年南京吏
侍王僎為三原王端懿公作傳曰大司馬王公傳後為
太醫院判劉文泰撫奏以為沽直文泰係傳奉官為莊
懿所抑假以報復然文泰雖正罪而公亦從此去位矣
事詳介庵先生年譜笨哉生曰未死而自為之猶之可

也若惠公仲子未死而天王先歸其賄尤為無謂左氏
曰豫凶事非禮也左傳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謚曰
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
而賜謚及墓田

生祠

生祠始于定國之父郡中生立于公祠後漢潛山人生
立白馬陳從事祠陳衆也廣都韋祠巴郡王堂九真任
延武威張奐晉之廣中丁紹池陽令杜軫梁何遠令武
康守宣城及新興內史皆立生祠齊新安伏宣唐義成
軍袁滋潭馬殷吳越錢鏐靈州韓述柯覺荀勗為安陽
令民為立生祠見虞預晉書狄仁傑為彭澤令人為立
生祠見本傳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六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寤生

左傳鄭莊公其母武姜莊公寤生驚姜氏按風俗通兒
 生墮地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子三十國春秋前秦蒲
 洪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而寤後涼禿髮氏祖壽闐
 其母因寤生壽闐被中南燕錄慕容德母公孫夫人因
 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以為生似鄭莊公二說
 不同餘冬按寤而產似易者然史記曰莊公寤生生之

難則似與洪德之生不同

孿生

昭十一年泉丘人有女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注云似雙生

僖十七年梁嬴孕過期卜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男名曰圉女名曰妾

漢霍光妻生子孿生疑其長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曰日生良以囂為兄良為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笈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一

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二女並以前生者為長

西京雜記載霍光妻一產二子光引殷王祖甲許莊公唐勒鄭昌時文長倩滕公為証並以前生者為長王長公曰史稱光不學無術而博洽乃若此信哉然先後之序亦有不同公羊傳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夫同一母也而據本意立後生則是以後生者為兄矣因錄之以廣異聞

馮萬金善歌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趙曼萬金又

事曼因與主通曼有疾不能近婦人主有身恐乃稱疾
一產二女歸於萬金長曰宜主次日曰合德冒姓趙氏宜
主聰敏家有彭祖方脉之書善行氣微長而纖膩舉止
翩然謂之飛燕合德膚滑出浴不濡善歌此絕色也俱
選入宮合德新沐膏九迴沉水香為卷髮號新興髻為
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嘖嘖嗟賞帝謂
合德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
也飛燕外傳

唐王仁皎子守一與元宗廢后學生學所方言陳楚之
間凡人獸乳而雙產謂之雙孳秦晉之間謂之健子齊
趙魏之間曰孳生

孳生相肖

白汲與其弟孳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
歸妻以為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即時詈之遂批其頰
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衣
冠以為別異宋伯象
睽車志

陳國張伯楷與弟仲楷形貌一般仲楷娶妻妻新粧畢
忽見伯楷自窗外走過妻問曰我今粧飾好否答曰我
伯楷也妻赧然趨避既出房至姑所又逢伯楷告之曰
適見伯伯大羞伯楷笑曰誤誤我固是伯也婦又大慙

而羞恨其兄弟狀一同也

通風俗

白張相肖皆其貌爾若德之相肖未有如八士者楊用脩曰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姓與汲冢書南宮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周密曰晉語曰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於閔天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韋氏云八虞八士皆在虞官據此則八士蓋文王時人融向何不言文王耶既言八虞又言南宮則八士之為南宮也又未可據矣

吾吳景泰中舉人李應禎初名姓弟名孖雙生見吳郡人物記○鄭漁仲六書略孖津之切一產二子也

四乳俱四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河汾燕間錄

一乳三男

汝寧士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吳陸鍾人傑知元州時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秀其髻一向左一

向右一在中以貌類難別故髻以識之他日生率三子
來州謁見云聞此有一乳三女者與兒同年欲求為配
人傑奇之召見其人為議而聘焉續已編

永樂六年靈丘縣民李文秀妻米氏一乳而生三子長
吉祥次壽山次福海有司以聞 詔賜米鈔後俱入邑

庠

今上辛巳予同年長山劉一相為高平令民吳守倉妻
牛氏一產三男令為給米贍之又塾屋顧令連壁博興
人與弟合璧同生其母 夫人四乳而生六子二女

脇生

樊先出自嶺項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濱
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脇三人出焉啓其右脇三人
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其後有鸞熊子為文王師見
風俗通按世本帝系作女嬪音蒯六人者名曰樊曰惠
連曰錢鏗曰求言曰宴安曰季連錢鏗即彭祖

背生胷生

竹書紀年註脩已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
神珠脩已背圻而生禹於石紐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
日從帝祀郊禘與其妹浴於玄立之水有玄鳥銜卵而
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二筐簡狄先得而吞之

遂孕曾剖而生契禹契之生一剖母曾一圻母背誕妄
 不經甚矣又武王之伐商也白魚躍入王舟湯東至洛
 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湧武有白魚則湯有黃
 魚可笑
 于寶曰前志所傳脩已背圻而生禹簡狄剖曾而生契
 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
 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
 無恙斯近事之信也

生鐵

楚王夫人於夏納涼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

楚王命鑄邪鑄為雙劍列士傳

生蛇

竇武母產武時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定
 有大蛇自榛草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
 蟠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按人生蛇本怪異不足信
 特以其載于正史且以武賢者之生而與蛇同胞又事
 之至異者故錄之

生珠

唐大順六年資州兵王金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
 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圓漸長大如杯

生龍

張魯之女曾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
自殺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
子一雙送之漢水既葬山頂後有龍數至墓前成蹊今
其墓在褒城縣又有魯女揭衣石廋信詩所云南國女
郎砧也

卵生

揚大年母章氏夢羽衣人自稱武夷仙託化既妊而誕
則一鶴雛也舉室惶駭令棄之江其季父聞而追之既
及江濱鶴已脫而嬰兒具馬猶餘紫毫尺餘幾月乃脫
見本傳昔徐偃王卯生大年其亦卯生者歟

徐國宮人妊娠產卵棄之獨孤老母有犬名鶻蒼鳴外
以歸生小兒生時正偃故為名徐君聞而收養之長而
仁智襲徐國鶻蒼後死更生角而九尾偃王葬之名狗
壠見偃王志

十四月

堯十四月而生故弗陵為堯母門然堯以前皆十四月
生也莊子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
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林盧齋曰古人十四
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陸方

壺曰開竅太早故有天闕而不長者然則十四月而生
在堯時豈獨堯哉

人知弗陵十四月而生然武帝亦十四月而生見內傳
六十歲而生

柱下史處母腹八十一歲而生鬚髮已白事雖不經然
傳之已久無不知者佛家有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本
名難生處胎六十年父長者香蓋捨其出家執侍九祖
未曾睡眠謂其脇不至席號脇尊者焉持化至華氏國
憇一樹下告衆曰此地變金色富有聖人入會言訖地
變金色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立前而說偈曰師坐

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今入三摩地祖乃摩
之 李泌母周氏娠三歲寢而生見鄴侯傳

田無嗇再生
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方與有女子田無嗇孕未生二月
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莖之陌上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
母掘養之

趙春

平帝元始元年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棺斂六日出
在棺外自言見亡夫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
為上

長沙桓氏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開之遂生

李娥

續漢志初平五年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死瘞于城中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出之死凡十四日復活余讀五行志作建安四年注載于寶搜神記甚詳因備錄之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巳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塚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會為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問謬為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為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既不_知道又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伴不又我見召在此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為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大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歛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吾外妹幸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為伴輒令黑過勅

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
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
慨然嘆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為蔡仲雖發塚
為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
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黑
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
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
曰告佗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武陵
城南溝水畔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
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
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故來至此
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
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父謂佗曰來
春大病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
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
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曰此方相腦也

杜蝦婢

漢杜蝦家葬而婢娛入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葬而
婢尚生其始如暎有頃漸問之自謂一再宿耳初婢埋
時年十五六及開塚後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漢未關

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家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
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嘗置左右問漢時宮中說
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焉

博物志

范明友奴

漢末發范明友家奴猶活明友霍光女輩說光家事廢
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正住處

博物志

蔡邕

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人云邕是

張衡後身

商芸小說

羊祜

太宗晉書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女
先無此物祜即詣隣人李氏東垣棗木中探得之主人
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乳母具言之時人異之謂李
氏子則祜之前身也

梁國女子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婿經年不歸女家更强
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竟至墓所開棺女遂活
因與俱歸後婿聞之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
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續博物志

奚儂息女

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謝璋部曲義兵奚儂息女年四歲故埋葬五日復生太和三年詔令休使父母送女來視云其年四月三日死四日埋瘞至八日同墟人採棄聞兒生活今能飲食如常

傳物志

阿練

晉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采曰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願亦足矣頃之病卒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生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

冥祥記

向靖女

向靖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也靖覓數刀手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即取先者

冥祥記

于寶婢

于寶父慶有所寵婢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

寶傳

于慶

豫章吳真君猛者得秘法於至人丁義鮑靖遂以道術行於吳晉之間武寧令于慶死已三日真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當為訟之于天遂卧慶尸之旁時方盛暑尸已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弟著作郎寶感其兄還魂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譔搜神記十二真君傳

顏畿

晉咸寧中琅邪顏畿得疾就醫張嗟遂死嗟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不可解送喪者忽為之言曰我當復活慎毋葬我也父拊而祝之曰爾當更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葬爾也旒乃解還家開棺體皆温於是漸漸氣息以綿飲瀝口能咽遂與出之其弟含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

顧非熊

顧况字退翁暮年有一子字非熊忽暴亡况哀悼不勝乃作詩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淚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憫之却令生於况家二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求再生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第詩話

史妯

陳留考城史妯字威明年少時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
我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拄我墓上若杖拔掘出我及
死埋之拄杖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杖果拔出即掘尸出
活走至井上浴已平復如故後與隣人乘舟至下邳賣
鋤不時售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何有干
里暫得歸耶答曰即不相信作書得報以為驗果然考
城今鄆賈和聞之姊病在鄉欲急知消息請徃省之路
遙三千再宿報書具知委曲

搜神記

崔涵

元魏時菩提寺增多一曰發冢取磚得一人自言姓崔
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不甚辨
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奉洛里多賣
送死之具涵言作栢棺莫作桑槨吾地下見發鬼兵一
鬼稱是栢棺主者曰雖是栢棺乃桑槨也

酉陽雜俎

顧揔

顧揔為縣吏數被鞭笞因逃墟墓之間有二黃衣曰劉
君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乃王粲徐幹君顧揔是劉
楨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揔省覽了然明悟乃攜集
見縣宰宰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即以賓禮待
之時謂死劉楨猶生顧揔

牛僧孺怪錄

李嵩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誓願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三鑄而不成其後功力復集選日寫像澄空乃登鑪顛揚聲曰吾少發願鑄寫佛像今年八十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吾今俟啓鑪即於金液捨命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當為建重閣耳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揮手謝衆人投身如飛鳥焉及開鑪像端嚴莊妙毫髮皆備并州人咸思起閣覆之而功力極廣無由而致開元初李嵩充天平節度使出游因觀大象曰如此相好而為風日所侵即施錢萬緡周歲之內重閣成就今北都所謂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嵩正五十年矣則嵩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集異記

惠州娼

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譎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龍城錄

邊鎬

邊鎬初生父忽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為父子鎬生貌類夢中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潭號為邊羅漢王壺清話

杜明福

白敏中記開皇中滑人杜明福妻齊氏死為崔氏子名
顏武仁壽中為滑守因乘馬入杜氏門呼明福指東壁
取昔所持法華經并金釵果得之明福感嘆久之遂施
宅為寺人因號為明福寺

房綰

唐房綰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
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劉師德與永
禪師書笑謂綰曰頗憶此耶綰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
禪師也

東坡詩序

嚴挺

嚴挺之娶裴卿女纔三夕其妻夢一人佩服金紫美鬚
鬢曰諸葛亮也來為夫人兒既妊而產武年八歲詢其
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挺之妾也未嘗慰省阿母何至於斯
乎候父出玄英方睡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
驚愕示之曰汝何戲之甚矣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
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之也父曰真嚴挺
之之子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
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言曰不謂嚴
挺之有此兒也武恚目父之曰杜審言孫子擬將虎鬚

合座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謀歡何至於祖
 考矣房太尉縮亦微有所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賢良
 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賢矣然二公幾不免虎口乎
 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為房杜之危也杜初自作閬中行
 亦云豺狼當路無地遊從雲溪子曰或謂章仇大夫蕪
 瓊為陳拾遺雪獄陳冕字子昂高適侍御與王江寧昌齡申
 冤當時用為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
 有劉焉之志支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棒殺之後為彞
 外家報怨嚴氏逐微焉

玉簫

西川韋相公臯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
 曰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常令祗候玉簫年稍長大因
 而有情韋以違覲日夕辭之因留玉指環一枚弁詩一
 首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玉簫歎
 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耳遂絕食而殞姜氏愍
 其節操以玉環着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公鎮蜀到府
 三日詢姜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
 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
 雀銜來已數春別時難解贈佳人長吟不見魚書至為
 遣相思夢入秦韋公聞之益增悽歎想念之懷無由再

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
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贈佛之力旬日便當託
生却後十二年再為侍妾以謝鴻恩後韋公隴右之功
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遷中書令同平章事天下嚮附
瀘焚歸心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
玉簫為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
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
往一來玉簫之言則可驗矣○按玉簫再生初名不易
玉環在手尤為顯異然韋公自身亦輪迴中人也攷宣
室志韋臯既生有胡僧曰兒乃諸葛武侯後身也因字

鄭采娘

肅宗時潤州刺史鄭代有女年十六名采娘七夕夜陳
香筵祈于織女是夕夢雲車羽蓋下問采娘曰祈何福
曰乞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于紙上置裙帶中令
三日不語當得奇巧化為男子後代嫂張氏有娠采娘
病曰我若終當為男子母之所懷是也尋卒逾月張氏
果生一男能言便問采娘戲靈之物因名之曰叔子及
長位至柱史

桂花叢談

趙雲容

開元中內人趙雲容問申元之乞延生之藥元之與絳
雪丹一粒曰汝服必死不壞百年復生至元和末百年
雲容果再生 高道傳

韓滉

韓滉廉問浙西嘗有不軌之志有李順夜漂船不知所
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烏巾古服引諧一宮有人
自簾中語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順得書出門因問贊
者曰此為何處恐韓公問是何人致書曰東海廣桑山
也是魯國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韓公即仲由也順
還投書韓公發視之其文不可曉以為妖妄有一客
眉古服自請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曰此宣父科斗
之文也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然

自憶克保終始

神仙感
遇集

李士謙

李士謙善談玄理有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喻之曰積
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
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
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
然矣至若鯀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獸
君子為鷓鴣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鼃宣

武為鱉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祐
前身李氏之子豈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
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
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

無啓民

無啓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化
為人細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為人皆穴居處二国同

類也

博物志

賀克

賀克五代石晉時人死而復生宋真宗東封泰山出謁
帝不之省東坡謫黃州亦來訪坡亦不之奇也楊用脩
曰近日朝邑劉太守偉死已廿年其親友韓邦奇復見
之與之飲食亦不敢問其何來此事不可謂無但難以
理推耳

劉太守賣卜留郡人稱劉鬚子許甄
津甄沛兄弟皆登甲科後驗有傳

圓澤

沙門圓澤寓洛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善一日相率遊
峨眉源欲自荊州遡峽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久絕
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發荊州舟次南浦見
婦人錦襠負嬰而汲澤曰所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
問故僧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為子三日浴兒願公臨

顧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亡三日源往視之見見客即軒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之吳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煙棹上瞿塘遂隱不見

唐書

真西山

真文忠公德秀建寧府浦城縣人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勿輕動屋宇後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又矣今已為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不悟為魔遂舉而焚之道人旋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

郭祥正

郭祥正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時有詩名梅堯臣一見嘆曰真太白後身也舉進士歷知端州棄去隱于青山所居有醉吟庵有青山集一統志○按梅聖俞贈郭功甫

詩云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貫死義難忘今觀郭氏奇
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樹冗探環知
姓羊茗溪詩話

范祖禹

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
祖禹是日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温公以傳稱鄧禹仲
華內文明篤行淳備改字淳或配以甫故字淳甫家傳

馮京

談圃馮京患傷寒死已而甦云往五臺見昔為僧時室
中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
子他日勿載誌中

陳堯咨

陳康肅公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鬢髻意象
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菴語已經去康肅公惘然欲
去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

張方平

滁州志張方平以端明殿學士知滁州事遊琅邪山輒
俯仰因勅從吏取梯陟梁得經函有寫楞伽經半披玩
久之忽悟前身故僧也乃為終竟書之書法宛然不殊
號二生經時時為人誦經首偈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

虛空花知不得有無而與大悲心後授東坡東坡序之
仍為寫刻浮玉山龍遊寺中螢雪叢說王十朋詩石橋
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裡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
曾寫石橋碑石橋碑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

王黼

王黼將明為館職時夜夢至一山間古松流水杳然幽
深忽遇一道人引至一處有廢丹竈又有茅屋數間道
人開之云公之所居也塵埃蓬勃似久無人者壁間有
題字云白髮高僧酷愛山一鉢一鉢老禪關只因窺井
生一念從此松根丹竈閑慨然悟其前世所居已失道
人遂送天大雷雨龍起雲中意甚恐懼遂寤其婢亦屬
于室中呼覺問之云適為雷雨所驚頗異之來日館中
曝書偶觀架上小說內載婦人窺井生男事云孫仲益
有王大傅生日詩了了三生夢松根冷竈爐用此事也
窺井事載博物志

盧媚兒

盧媚兒者歐陽文忠公婢也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蓮花
香散越滿室人皆竒之公知潁州時有一僧自蜀中來
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云此女前身嘗為尼誦
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

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入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

蘇軾

蘇子由在高安聰禪師夢同迎戒禪師坡至云某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云妣方孕夢一僧瘡而眇來投宿聰驚曰戒陝右人失一目暮年棄五祖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矣後坡謫英州與僧書曰戒和尚又鑿脫也

志林

黃山谷

何蘧春渚錄云黃山谷前身事曾自記於涉陵江石闌春夏為江水所浸故世少摹傳石刻其略言山谷與東坡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曰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滄陽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身為男得大智慧為時名人今學士某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某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後山即某墓啓除其蟻則腋氣除矣既覺訪視如言修掩而腋氣遂除何子容曰既鬼而人不當有二此有夢焉告者復誰一身而有鬼有人具兩神識無理甚者也

葉文鳳

葉文鳳溫陵人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途遇生日於旅館假寐夢人請乞麻糍既覺聞隣居老嫗號哭問之嫗云今日忘兒忌辰作麻糍祭享感傷耳文鳳問其所業乃曰吾兒業儒讀詩經舊文尚有葉自思與其子生死日同詩經又同命取舊彙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一字不差葉因拜嫗為前生之母奉之任所終養夷堅志

趙闕道朱晦菴

坦齋筆衡云趙鼎乃李德裕轉世俱壽六十二宣和遺事云高宗乃錢鏐轉世俱壽八十一事雖荒唐唐人德位不殊壽復相同殆非偶然也若聖人與朱文公皆庚戌生亦奇也七修

蔡仍

樞密蔡公卞只一子名仍後為顯謨閣待制初公出帥五羊道由無錫縣挈家游惠山時邑人楊生與數僧閑步佛殿聞公來戲謂諸僧曰蔡侍郎無子吾與之為子矣公至廣之明年生仍不久移知會稽遂還朝仍已三歲途次無錫悟前生之為楊生因召楊生二子曰陟曰昇者問其父死之日乃仍生之時然三日後復問仍以夙昔事輒慚然不能言矣蔡楊至今往來如姻眷陟將

仕郎

泊宅編

朱彧可談云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丹陽王家兒訪之
妻子尚在相見語如平生至八九歲漸不能憶矣雍丘
李三禮生女小師數歲曰我是黃陂縣典史孟澤之男
名亨甫十七歲病脚死雍丘牛商多往來黃陂傳聞于
澤往視之小師一見便呼為父政和八年小師歸見舊
母相抱號痛凡其昔時事歷歷能道焉○按蔡仍前生
一謂丹陽王兒一謂錫山楊生蓋傳聞之悞

都下小兒

宋人雜志都下一小兒纔三歲曲拍背中節在母懷中
食乳極手指應節蓋宿習也此小兒豈非前生為善者
者乎

通真子

蜀人通真子註叔和脉經已行於世而其道未行遂歷
湖漢江浙亦未有目之者至淮之邵伯鎮旅於僧舍亦
無聞於人又將轉而之他主僧問之曰子若不設肆譁
則知之吾給子具試為之既而醫道大行家產豐足一
日主僧將化召之前來密語曰子前生在此街鑿井今
享此報更宜積德言訖而化

推篷寤語

周文安

大宗伯周文安公

洪

計偕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

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山人也

丁其姓家維揚及公官南京翰林以詩訊維揚三原王

太守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

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集耆老詢之

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

隱處至建文元年没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

也王卽以此復公前此大宗伯毘陵胡忠安公濙生而

髮白善啼有僧至門謂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示

寂時言當生公家以一笑為驗果如言易啼為笑近時

進士太原王德華瓊幼年能讀番經恍然悟前身為西

僧竊以為此皆豪俊之士自詫神靈以欺人耳安足信

哉雙槐
歲抄

徐延之戴文進

徐延之將誕其父珙夢故人瞿宗吉求訪既覺而生延

之後學問文章幾於宗吉而不得其精戴文進之父能

五墨而沈明遠善繪神像絕藝也父亦夢其入門是夕

文進生而戴之畫遂擅天下七修

山東耕夫

山東有耕者侵及隣人之隴隣人與鬪擊殺之已抵罪

後一年隣有生子者能言前世事人怪而問故曰吾死
後見陰司陰司憫其誤斃因命復生曰當為某人子以
二鬼送之時尚早引避濶中有登濶者鬼曰此即汝父
曰我與之友久矣年且長寧為若子即欲去鬼強持之
將暮挾至房櫳外見婦人將產曰此即汝母吾復乞脫
二鬼持之益力湏臾子誕二鬼送吾從顛門入其子即
哭二鬼行吾力出其子不能哭二鬼復入視曰逃矣時
吾匿桁下鬼尋獲復送入顛門急按之其子復哭良久
吾家門戶事吾盡知之乃負往至其家歷歷述說生平
事指示前所耕地疆界具悉前抵罪者因訴于官曰吾
殺人罪當死今所殺者復生吾可無死不然則死者生
矣而生者復死吾以死酬誰乎有司召而問之果如其
言罪雖不釋良可恠也因知吾人果四大強合形有時
而盡而神則無所不之也故得道者逸形以育神迺能
久視憲副曹金具述之

鷓林子

法定

近清江通慧寺有僧法定死是夜鎮劉氏生一子背有
法定再來四字

汾工續談

王文成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

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龕
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豈吾
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
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先生
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

魏鵬舉

魏國公徐鵬舉未生時母夫人祈夢夢神人云岳武穆
王一生為秦檜讒阻今降生女家安享富貴功名七十
餘年既生視其背上有黑痣一大片如武穆所刺精忠
字因名曰鵬舉鵬舉武穆字也後徐七十餘歲始卒

龍眠居士

有僧勸龍眠居士莫學畫馬再生必墮馬胎由是改畫
觀音

陳明遠

陳明遠興化軍人嘗舉進士過泗州遊普照王寺見老
僧弊衣庭下倚樹讀青紙書書有光射百許步就視則
金字金剛經係以梁朝傅大士之頌者僧顧明遠曰子
亦樂此耶遂以授之明年從父鑄官海陵忽病死將大
殮體復溫移刺乃蘇自言見四卒深目虎喙驅之西北
行勢甚暴所經依約皆廣野塵埃射人不可輒視漸逼

大河府署嚴密三卒先入一守明遠於大門外須臾一
僧乘虛而來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有二人若達官者
趨出迎之旁睨明遠僧呼明遠前使自懺悔二人詔吏
聽還二人亦謝僧去復有吏馳出呼明遠則其季父鉞
也下已三年矣云我今錄冤簿然非佳職也世人冤慎
勿復復之後勢如索綯焉有迨百千生不能解者故吾
此局置吏甚多而簿書期會常若不及神君聖靈尤深
厭此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馳去僧引明遠遊旁兩
廡見囚係數百亦有禽獸諸蟲悉能人言與囚對辯又
見坐沙門五六人前列敗壞飲食數下竟遂復引出趨
東南見井間人物差類人世但天氣垂慘似欲雨時而
途中所遇往往皆昔日名勢扶侈快意不屈之士趨趨
狼狽狀若為物所迫求有門亡匿而不可得者俄及前
所過廣野遇溪水漲甚僧執杖端以末授明遠而導之
始涉亦淺中流水深失遽將溺因驚呼而甦明遠再
生傳

歐陽德父

泰和歐陽文莊德別號南野父三十喪妻無子一日病
死其弟具棺斂之寄于寺中父赴冥司見閻王閻王云
汝壽應七十有一有子登第封汝三品汝當復回因在
棺中以手拍之其僧聞之走報其弟為之發棺果生矣

後再娶生文莊以太常卿封時年七十有一始卒漫記

前身異類

唐奚官劉三復能記三生事自云前身作馬馬渴則望
驛而嘶傷蹄則連心痛東坡詩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
作馬通馬語謂此

唐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
角時曾養一野狸今憶否即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冢後
為獵人擊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
為乞人子苦饑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
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廣異

後身異類

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中
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為羊今在某氏屠肆五更即殺我
當速見贖烏頭者即我也斯須復夢于昕時已四鼓亟
遣僕至屠家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
勿殺欲售為厭勝之用乃倍值牽歸視昕有喜色遂養
之每昕自外歸徑趨懷中得食已如是數年羊乃死墨

漫錄

徽宗禁中有物曰獮音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
漆中夜有聲如雷諸閣為之扃戶至登亢金坐或往諸

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温煖將曉自榻滾下不知所
往時宮妃夢中有與朱温同寢者即此獮也或云朱温
之屬所化貴耳集

唐時有画工解奉先私貲入已反誓曰若尔當為牛報
後果為人家一犢背有白文解奉先三字見劉禹錫嘉
話陸允誠家割雞將烹而雞背宛然李林甫三字客皆
驚而棄之見七修類稿洪武乙酉杭吳山三茅觀雷擊
白蜈蚣長尺許身有殷色楷書秦白起三字是武林紀
事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曠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
沈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蛟蜃外
蒸蝨蚤痕則龜魚瘦則鼠蝘我可為萬物觀此則人之
生也已可為物矣何疑於其死乎

段成式曰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嗜風氣多孽木
氣多偃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
氣多痺丘氣多疔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現形代醉編卷之十七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軒

樵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許由

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仲武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遯于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乎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蕭士

賈註李詩引逸士傳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
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
許由悵然不自得巢父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
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
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據高
士傳則洗耳者許由牽牛者巢父據逸士傳則洗耳者
巢父牽牛者又樊仲父也世稱巢由而不稱樊仲父然
不知逸士傳何所本仲父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雄

亦云誇大者為之愛日抄樓陽賦云從來人以莊周畫

是寓言却不曾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

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
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
許大岳之後杜註讓先四岳則大岳非由乎左氏外傳
齊許呂申有大姜解謂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
家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夷
傳太史公云箕山有許由冢即不疑無是人矣古人之
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楊誠齋有詩云子雲到老不
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

夷齊

古史考夷齊採薇野有婦人曰予義不食周粟此亦周
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晉糜元吊夷齊曰所行誰路而予
取之首陽誰山而予匿之彼薇誰菜而予食之方孝孺
作伯夷論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
乃恥食其粟獨食其薇也余謂人各有志未可苛責正
學之論雖與糜元不同然不食周粟其志已定謂薇亦
周土之毛則孟子所謂克仲子之操必矧而後可者然
皐壤黃泉亦周土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謂薇為周土之茅則亦可謂夷齊為周土
之人乎昔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餓於山而食束或
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嗟夫空山野棗
猶足致譏充類及此則井上之李亦不可食而高潔之
士必窮之至於死而後已豈不悲哉

韓子曰急者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

為此言者急與忘之謂乎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葛薇
逃山而死夫夷齊采薇言者多矣採葛以為衣則未之
聞也

餘冬序錄孤竹君姓墨名台見孔叢子註伯夷名允一
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論語疏仲子名伯遼
見周曇詠史詩當作仲遼攷路史伊列舟駘淳戲怡向

州薄甘隋紀皆姜國也禹有天下封怡以紹列山是為
默台成湯之初析之離支是為孤竹西伯之興有允及
致老矣而歸備之未至西伯薨武急伐商叩諫不及義
棄周祿北之首陽 摩子難之逮聞淑媛之言遂摘
薇終焉是為伯夷叔齊先是齊嫡而夷長父初欲立齊
不可初薨夷齊皆遜去北海之濱於是憑立據此則默
台在禹時已封不應至周時尚在為夷齊父也及考韓
詩外傳二子父名初字子朝而路史亦曰父初則墨台
為復姓而夷齊父自名初取何子容已失考而卮言亦
不是正何耶又羅莘云叔齊名致字公遠與春秋少陽
篇名智字公遠不同仲子據路史名憑據夷齊志名遠
字公望亦與周曇詠史詩異列士傳云異母弟伯僚

掘薇

本草註載伯夷叔齊採薇武王使人掘首陽山之薇遂
餓而死此恐亦未然夷齊叩馬太公嘗稱為義人食薇
首陽武王何不能容而令人掘之是逼之死也何以為
武王

首陽山有二賢詞宋元祐中所塑一白鹿道士云二賢
食薇兼飲鹿乳故塑之此說不見傳記人鮮知之都穆
記按此不經之談不足為據書之以資一笑耳

蘇武

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極寒中受苦而不知劇暑中酷虐又如足故錄出之以警世之當太平無事偷衣甘食而猶萌不足之念者

嚴僖擊峻侯馥徐舫

用脩曰嚴僖與許由為友蜀之嚴道人隱雅州見蜀本紀擊峻字伯陵隱於沂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見高士傳侯馥晉代瀘州人不屈於李雄史亦失紀而見於地志 國初有徐舫者劉基宋濂往視之荷蓑笠以見示不用於世也史皆逸其事然則巢父之徒古今豈少乎

靖節

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為彭澤令冬遂解綬去後十六年晉禪宋又十年卒晉史謂名潛字元亮南史謂名潛字淵明晉失之今按先生義熙中作孟嘉傳及祭程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亡潛是與年

譜所載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其字元亮則未嘗易者為相合矣元鄧善之題其像曰詩中甲子春秋筆籬下黃花雨露枝便向斜川頰載酒風光不似義熙時貢泰甫題云竹杖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幾春秋呼童點檢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二詩皆能道靖節心事其自作詩曰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是可以想見也

應曜

叔孫通定禮招魯諸生獨兩生不至張子房定太子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兩生事顯而應曜事頗不著

事

劉嚴

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今雙溪別界其北有僊洞俗呼為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距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于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特得玉篆牌俗傳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溪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琅邪代醉編
吳越

吳興有山曰吳山漢有吳越避王莽之亂同梅福東隱於吳後人因指其所居山名之事見吳興掌故然人知有子真而不知有吳越

李安靜

武氏之將易唐命也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獨武臣李安靜正色拒之安靜之死竟無一人訴其冤當時王公百官使皆安靜其人彼武氏能獨居其位耶安靜之忠前無愧褚遂良後不減張柬之輩

滕公知韓

人知蕭何識韓信而不知先有滕公嬰漢書信傳信連敖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是滕公活信而又知信顧高祖信之不如何耳又滕公真長者先薦韓信後又薦季布可謂賢矣

臨刑得釋

古之臨斬得釋而後大顯者韓信一也武帝時王訢為被陽令暴勝之欲斬訢已解衣伏質矣勝之壯其言得不誅後為丞相郭子儀當斬李白救之後為汾陽王安

祿山臨斬得釋後遂封王終於叛逆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諫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席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

牛牢

牛牢魏郡人立志不與光武交其風節又浚於嚴光矣而世不知也

馬宏

漢書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壺衍鞮單于立三歲矣按昭帝時蘇武歸漢與官屬常惠等奉太牢見武帝廟是時馬宏獨不與何也蘇武常

惠皆有傳而宏獨無聞官爵世系皆無可考惜哉王忠戰死亦不聞有紀

鄭衆

李濟翁曰近代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莫悟題之誤史漢正傳不拜單于是鄭衆非蘇武也余宗人翰亦於蒙求作蘇武持節鄭衆不拜况梁元帝亦著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旄節卧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濟翁此論不過據正傳而言要之持節不降自然不拜賦題亦不甚錯也馬宏不降亦必無屈膝之理因作史者不為立傳故名不著耳

盧懷慎

盧懷慎身為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懃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為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眩目前以為功必已出者能爾耶史以伴食譏之亦俗見耳

司空圖

司空圖咏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义句渠破膽頻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瑄奏遣諸王為都統節度此誠可以為社稷功矣唐書不載當時杜甫救瑄亦不及此事其後輓房公詩有一德興王後之

王牙什西系
卷之十七
九
句蓋指此也

月將崔著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湘西布衣崔著正上言李錡謀為不軌身死而無益於事史且微其名亦可憐矣

虞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筭之策忠烈義勇為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為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為倚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王威

楊用脩曰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為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余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為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若此者亦不幸矣

陳剛中

胡澹庵乞斬秦檜貶盧溪先生王廷珪字民澹以詩送

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村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佞人來海市為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知其

願悲夫鶴林玉露

李陵

李陵詩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凄風從此興拓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寫水注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按馬遷謂陵敗亦足暴於天下觀其詩其志誠可悲矣詩載脩文御覽

姚璿

武后時明堂災姚瑋云成周宣榭火卜世盛隆漢武建
章突盛德彌永其諷而曲如此史乃與狄仁傑王方慶
同傳張唐英云求璫其侶與洛水進赤石者同等又可
污狄王二公之傳執按唐語林武后時洛濱居民有得
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
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
此事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此語宋汪彥章為張邦昌雪
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為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
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奸逆與姚瑋正相類其能
免斧鉞之誅於君子之論執

龔陳王卜任職權劉段

洪容齋曰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閑居位貴賤受
恩淺深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為逆礼
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義以死郭欽
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
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獵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
奕世達官身為帝甥主婿所以從史臧劉惟恐不速而
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王回任侯伯之輩耳安祿山朱
泚之變陳希烈張均張垆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
為之丞弼而甄濟權皋劉海賓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

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其止天冠地履乎

方望

用修曰方望爲隗囂軍師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
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
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
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
願將軍勉之望見機亂邦託迹方外飄然行遁邈然莫
追賢於范增遠矣弁州先生曰望後立劉林作天子自
爲丞相卒陷大戮死者有知能無爲西州強魄所笑
望所立者嬰非林也見劉玄傳用修知望之去而不知
其復出長公知望之復出與敗而不悉其所輔之人著
書其可不考哉

裴頠王坦之

晉世士人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莊學而王坦
之之作廢莊論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裴之欲而
無厭自取伊感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
殆不愧其言云

楊軻

晉有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

起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匹夫而
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滿衣禹造伯成魏武于本漢
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
遁傳耶虎悅其言而止余謂軻固高士石虎始能枉駕
終能優容亦豈尋常之虜哉此事見法苑珠林而史不
載

汪煥李雄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
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
一獲徒一獲流歛人汪煥為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
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與僧踐捨身為佛奴屈膝禮和
尚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
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而
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
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於溧陽與
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
人李氏訖亡不需褒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

畢炕

天寶末畢炕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書
附於其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塹銘而炕之名不

書於忠義傳故昌黎云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荷其澤
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原乎溫公通鑑亦失
書

王褒嵇紹

舜之罪也殛鮫其舉也與禹鮫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
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怨而終治水之功以蓋父之
罪魏王褒嵇紹其父死於非命褒之父儀爲司馬昭安
東司馬因語言受害哀終身不西嚮而坐紹之父康以
魏臣鍾會譖之于昭昭方謀篡魏忌之以故及誅紹乃
仕於晉武之世至爲惠帝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褒
遠矣溫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此洪容
齋之論也余謂紹之失不在死惠之日而在事晉之日
旣仕爲臣無不死之義矣以此責紹紹乃心服

韋叡

六朝人才韋叡爲冠溫公曰其臨陳也勇其執事也敬
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
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
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施全

朱子云舉世無忠義這欵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表

此論足以慰忠魂於地下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文公遺意近有人曰今之岳廟鑄賊檜像縛於門外亦當鑄施全像坐於檜上持刀斫檜庶為得之併識其語於此

王恬

漢霍光廢賀立宣宰相楊敞而下不敢異議而嚴延年獨劾之呂東萊謂伯夷之後一再見者東晉海西既廢簡文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御史中丞王恬劾奏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嘆曰此兒乃敢彈我若恬非嚴延年之後一再見者乎而恬之舉又難

於延年矣序錄

華岳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有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僦僎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等語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園工楊用修載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係伯成去郡岳遂瘦死獄中余考宋史侂胄誅岳放還復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謀去丞相史彌遠下臨安獄寧宗知岳名欲

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所記不同錄以備考

孔駱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士子並稱駱賓王勁詞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為列以文章之未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二劉

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巧工樂工

難巢陷長安內外隔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弟來生者竊稱謂曰大寇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實內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徒受國恩深志效忠赤而飛竄無門皆為逆黨所使吾將貢榮請竭其糧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因從容謂巢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備禦不爾固守為難巢喜即日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日計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不輟太倉米竭剝榆皮以充爨厨城竟不就萬餘懼賊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琵琶巢頗狎之

因炙其右手託以風發終不為彈一日謂其友曰吾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頗為大寇所逼終不能為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與妻兒訣別遂入見巢巢促令一彈琵琶曰某出身名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屠其家摘星胡弟善射發無不中渭橋為官軍所奪巢親領兵禦之既至橋命來生引射凡十數發而不中巢詰之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即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小人中乃有守義如此三人者而萬餘設計尤深可謂忠矣蓋唐諸君素好遊宴此輩蒙恩頗多故亦感恩知報雷海青輩不得專美於前矣然此皆史傳所不及故表出之事見錄異記

姜堯臣王婉容楊若水

徽宗在藻珠宮早膳李石周誦吳玠莫儔入言金人請上出郊議事便回上曰軍前莫有變否朕平日以爵位優卿等今日勿為小利所誘中書舍人姜堯臣曰去則不得回矣石曰若信堯臣言必誤大事堯臣以笏擊石額血流仆地俄有禁卒報皇后已在南薰門上皇曰我去留未決何故皇后先出后曰昨日李石傳聖旨堯臣曰陛下不信臣言李石暗受金人官爵賣國利已上曰

君以我為質得官家回保祖宗社稷亦無恨矣乃行至南薰門番使催行上曰事果變矣堯臣曰果為李石所賣番使以骨朶齧其口仆地上曰勿殺吾忠臣四太子求王婉容為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高宗自真定府逃回單騎至邢州李固渡馬斃冒雨行一日投宿楊姬草舍姬長子若水上書乞勿廢皇帝四太子埋土中亂箭射殺三人姓名不見於史傳而見於曹勛北狩錄故表而出之

孝平王后王惠風朱全昱

孝平王后莽女自劉氏廢常稱疾及漢兵起誅莽燔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愍懷太子妃王衍女字惠風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厲惠風拔劍距曰吾太尉女天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厲遂害之朱全忠將受禪兄全昱顧謂曰朱三汝作得否與全忠飲博取骰子擊盆而擲之呼曰朱三汝芒碭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張子賢曰漢之公卿有愧于此女晉之公卿有愧於此妃唐之公卿有愧於此兄

蔡女

羊祐父衡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

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
承竟病死其賢如此視古烈女何愧後漢蔡邕傳無聞
列女傳但載邕女爲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喪亂中為
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遣使
以金璧贖之琰不能死節更爲生子謂之列女可乎史
失去取甚矣

節妾

瑞州劉舉人文光廖舉人暹嘉靖己丑會試京師廖從
老嫗買妾偽指劉曰娶汝劉君也女即拜劉劉辭謝明
日老嫗詣劉講婚劉曰娶妾者廖也非我也嫗歸語女
女誓曰吾既拜劉業已許之豈肯易志不然有死而已
劉不得已曰後三年方得來娶女矢無他適劉遂納聘
辭赴南雍酌酒爲別贈詩云玉手纖纖捧玉盃仙郎南
去幾時回天涯到處生芳草湏記凌寒雪裏梅

宋清

唐李肇國史補書宋清事云賣藥長安西市朝官出入
移貶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有急難傾財
救之歲計所入亦百倍故長安有義債賣藥宋清柳子
厚作清傳云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
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

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錄侯鯖

楊賢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撮書

忠武卒

五代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嘆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可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所之此與左傳鉏麇刺趙盾相似盾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天理民彝之不可泯如此縣

延安刺客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塞帷魏公起坐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魏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

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今受其帶是墮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歎曰非某所及

秀州刺客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囚徇衆曰此苗劉刺客也

玉露

杞梁妻

長城秦始皇趙武靈王所築也今諸錄並無婦哭城崩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植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崔豹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所作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埃而杞於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人一萬里杞梁貞婦啼

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
色苦再號祀梁骨入土疲魂饑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
相非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

其思革子羊角哀

琴操有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作也其思革子戶文子
叔衍子三人相與爲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往見至豪
嶽巖間卒遇大風雨衣單糧乏相視歎曰與其饑寒俱
死豈若并衣糧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爲賢推衣與之革
子曰生則同樂死不可不同守二子曰吾與子左右手
也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
凍而死列士傳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爲友聞楚平王
吾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絕糧少桃度不能俱
生併衣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此二事何
其似也呂氏春秋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
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不我國
士也子不肖人也弟子曰不肖人也又安能與國士衣
哉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呂氏謂戎夷以死見其
義者竊謂夷取友非人解衣非其本心於義殆未盡也
若文衍二子及桃者真能以死見其義者哉

竊皮冠

唐子西曰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一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千金布

餘冬序錄曰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價千金鄰子弗與一布為千金之償利極厚矣而鄰子不與彼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於異時也衛青少時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安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人不已信已亦不能自信矣

舜作蟒蛇

呂夔遊舜洞見一古碑謂舜曰自於此洞作蟒蛇身受諸苦惱不知其幾劫至隋一壽中遇一尼摩頂受記遂得託生夔曰悠悠蒼天彼何人斯妄為玷瀆如此之甚聖莫大於堯舜暴莫大於桀紂安得桀紂寂然無聞至聖反為蟒蛇又尼者一髮跣婦人有何功行能摩頂受記使之託生耶由是著解紛篇千餘言荆湖事釋氏詆譏吾道何所不至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八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古皖汪道亨汝立父校

禰衡

黃祖長子射嘗與禰衡俱遊共讀蔡邕碑射恨不得繕
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射
馳使寫碑校如衡所傳書

王粲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使
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

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悞一道

臧嚴

臧嚴於學多所諳記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自甲至丁卷終各對一事併作者姓名了無遺失

張松

世俗命強記者曰張松按蜀紀劉禪紀注楊修以所撰兵書示張松飲宴間一看便暗誦之即此也癸辛樵識

魏奉古

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曰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珽泣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府師他日持麈目令示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珽驚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

劉顯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劉顯案文讀之無滯校年月一字無差又任昉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顯見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昔武帝亡書一篋張安世悉記其事張巡隨取架上漢書無不詳答天資穎出如此

嵇康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械而長嘆舉其手袂曰君一絃一調中散與琴彈之聲清泠遙問不對疑是蔡邕邕死之日身著桎梏

職官分紀

賀思令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坐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交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一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王彥伯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曲所謂楚明光也惟嵇叔夜能為此聲自此以外傳者數人而已彥伯欲請授女曰此非艷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琴且歌歌畢止於東榻遲明辭去

吳均續齊諧記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大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

登臨宴往往得興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苟家甯中夜後
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閑泛忽有一
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
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
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
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
更為我彈之思溫奏為沉湘曲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
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
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續前定錄

蕪郊

樂工蕪郊常池上彈琵琶調忽聞菱荷間有物跳躍出
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琵琶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
相應物類相感耳琵琶錄

吳道玄李思訓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
問之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一日而
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
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

玄宗召李思訓圖大同殿壁兼畫掩障數日因奏對上

曰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真通神之佳手也

張僧繇

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為誕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觀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又嘗於天皇寺畫龍不時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天龍不知所在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劉褒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

覺寒

博物志

曹再興

孫權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

真以手彈之

名畫記○王右丞詩屏風誤點或孫郎開扇草書輕內史

徐景山

魏明帝遊洛水中有白鰻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鰻嗜鮓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鮓魚懸置岸上於是羣鰻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顏公廷誥曰徐景山之畫鰻是也

梁吳均齊諧記

殷禧

劉瑱妹為齊陽王妃王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殷禧善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禧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瑱乃密使乳媪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其早死病亦徐差

張南本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晏然不動李薦為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

寧王

寧王善畫馮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滾聖圖寧王最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龍城錄偉也後壁惟有五馬其一者失去

楊子華

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踉蹌長鳴一時號為畫

聖李嗣真畫品

顧愷之

顧愷之畫龍不敢點睛後人強其點睛龍竟飛去

董羽

董羽江左人善畫水太宗作端拱樓命羽四壁畫龍水羽極其精思半年而畢意望恩賞太宗與宮嬪登樓皇子幼遙見畫壁驚亟令朽墁之卒不獲賞

顧光實

建康有陸漑患瘡醫療無效有顧光實能畫遂命筆畫一獅子令於外榜之謂陸曰可虔祈禱當有驗如言中夜聞戶外有窸窣之聲明日看獅子口臆有血淋漓漑病乃愈窮怪錄

韓幹

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脚醫曰大似韓幹所畫者忽值幹曰真是吾設色者歸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缺方是知畫通靈矣隸俎

裔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恠羣物之象刻玉為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為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刺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

晴旬日失之山澤之人見二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異
于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
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胷前果是元年所
刺玉虎拾遺記

楊惠之

慧聚寺有毗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楊惠之所作
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為塑工亦能名天
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紀其事謂其傍
二侍女允佳且戒後人不可妄加塗飾近為一俗工脩
治遂失初意中吳紀聞

地獄變相

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咸觀懼罪脩福兩市屠
沽魚肉不集

怪術

大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岵寺好酒少有醒
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
抃瓦盞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驛步拭目徐祝
數十言方欲水再三嘒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
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驚
于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酉陽雜俎

名畫靈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猫則鼠輩遠
 避宮洞於雲川長興成山寺壁作鶴飛而復歸吳道子
 作山水小龍在姑蘇達官舒之則雲霞生信州懷玉山
 有名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飛還寺中却掃
 編○李伯時畫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未
 幾六馬繼死人以為李畫入神奪其精魄遊齋開覽

劉錡

劉錡善射水箭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
 服其精或言此即古劍注法也

羿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
 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
 身不忘帝王世紀

顏息

陽州之役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左傳

飛衛

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
 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
 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

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鼇懸虱於牖南
 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
 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箠射之貫虱之
 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
 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
 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
 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
 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
 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列子

王靈智

智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者學其法
 曲盡其妙欲射君謨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
 擊折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嚙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
 年但未教汝嚙鏃法耳 朝野僉載

賈堅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
 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
 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春再矢摩腹皆
 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
 為奇中之何難一發而中觀者咸服堅時年六十餘矣

宋令文

宋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之悌以躄勇聞之孫精草隸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常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城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傳之問

楊大眼

孟賁按後漢書鄭太傅註引許慎云孟賁衛人說苑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經日動天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撻其頭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船中人盡播入河又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胡應麟曰右二事後魏楊大眼幾奄有之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為尚書出一技以繩長三丈繫髻飛行繩直如矢見者莫不絕歎冲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王肅初歸國謂大眼曰聞君名眼如車輪今見乃不異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

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車輪世以關張不過也 筆彙

羊侃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所用力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少時仕魏為郎以力聞魏帝嘗曰郎官謂卿為武豈羊質虎皮乎試作武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後歸梁高祖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令賜侃試之執稍 稍音朔 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稍為折樹稍侃性豪侈姬妾列侍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雞肋

沈光

北史沈光仕隋太子勇引署學士驍捷跡弛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能及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為肉飛僊 雞肋

柴紹弟

唐柴附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趨迅捷踊身以上挺然若

飛十餘步乃止掌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板引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高祖奇之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為外官時人號為壁飛

彭博通汪節

廣記又載宋令文以五指撮確甍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壓同舍生衣於柱下許重設酒乃為之出又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腳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垣墻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又汪節者其母避瘴於村西

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衆無信者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人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雖拔山之力尤為驚絕而世罕知其名姓然三人者或當太宗或

當德宗之世俱不聞武功顯信將有別材也

鄧弼

文士之力者宋令文外元貫雲石亦驍悍然將家子也
宋景濂傳中載元人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
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鬪不可摩拳其脊折仆地
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泰定末德王執
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閣不為通弼曰若不
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命入歷問
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
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

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
辟湯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
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泫泫滴王撫髀驩曰壯士壯
士命勺酒勞弼由是名振一時胡應麟曰弼不特有力
蓋精劍術者觀魏維所載黃冠叟及旅店老人等事可
見又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六為吳道子舞劍擲劍空
中數千丈以室承之萬衆辟易旻為將又開寶亂離
亦不聞戰功也此時高暉李日月達奚斯並稱萬人敵
一振者惟僕固懷恩差不負耳筆叢○按景濂傳載
德王薦之于朝會丞相與王有却格不行弼環

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骨不使立功萬里外乃
稿死牖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為道士然則弼蓋有抱負
者使其遇主又未可知唐裴旻射虎三十六遇一老人
曰非真虎也前有真者是往射之虎騰躍而前旻為之
辟易劔術何在不能行之真虎耶恐旻非伯翊諸公儔
也

楊忠

楊忠從太祖狩于龍門獨當一虎左挾其腰右扳其舌
太祖壯之北臺謂虎為拞于因以字之忠事見後周書

唐鍾

唐鍾洪縣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不勝遂擒之僖宗
朝拜鍾荆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潁川郡王旣貴
人皆慕之乃戒子孫曰士處世尚知與謀暴虎何足尚
哉畫暴虎之狀以戒子孫撮書



